

話絲

期六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擬擬曲

劉復

老六，我說老九近來怎麼樣？

怎麼咱們老沒有看見他？

可是他又不舒服啦？

還是又跟他媳婦兒嘔氣，

氣得把他的肺都氣炸啦吧？

我說老五，你們做街坊的總有個耳聞罷！

嚇！你這小孩子多胡塗！

你說的老九不是李老九？

李老九可是早死啦！

結啦？完啦？

可不是！

什麼病！

病？誰說得清它是什麼病，什麼症！

橫是病總是病罷！

請大夫瞧瞧沒有？

瞧？許瞧！

瞧勒可又怎麼着！

你不知道害病是闖人山事！

花上十塊請個大夫來；

再花十塊抓劑藥，

憑你是催命鬼上勒門也得轟走啦！

也不見得罷！

你看袁宮保袁總統，

馮國璋馮總統，

不都是他媽的兩條腿兒一挺就吹勒燈勒

嗎！

死的也是死，

可總是死總統少，活總統多，

不像咱們拉車的，

昨兒死的是老九，

說不定明兒個死的就是我老六，

趕到明兒個的明兒個，

要是你老五死咯，

你媳婦兒哭哭啼啼，

我老六就去娶她！

別打哈哈啦！

你還是好好的告訴我罷：

老九死勒有幾大啦？

我跟他交情是沒有，

可是同在一個口兒上攔車，

打乙卯那一年起，

算起來也有十二三年啦。

我們倆見天兒見早晨拉着空車上這兒來，

大家見面兒「今兒早！

喫勒飯勒罷，」

到晚半天兒大家分手，

他說：「老六明兒見，

你媳婦兒給你蒸了鍋窩頭，

你去好好的喫罷！」

我說：「老九明兒見，

你小寶貝兒在門口兒等着你哪，

要你給他一個子兒買個燒餅喫。」

瞎！這都是平常的事，

可是到他死勒一想着，

本日期錄

擬擬曲

劉復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二)魯彥

守舊與逐流 孔昭

茄楠香 湯鍾瑤

雨夕 蹇先艾

關於波都安 張崧年

關於天罡的聲明 凱明

——叫人有點兒難受哇！
 唉！老九這人真不錯，
 可是他死也死得就太慘啦！
 不是你知道，
 自從前年秋天起，
 他就有勒克兒咳克兒咳的咳嗽。
 這病兒要是害在闊人老爺身上啊，
 那就不用說；
 早晨大夫來，
 晚晌大夫去，
 還要從中國的參茸酒，
 喫到外國的六〇六。
 偏是他媽的害到勒老九身上拉，
 可還有誰去理會他。
 他媳婦兒還不是那樣的胡塗蠻纏不講理，
 他孩子們還不是哭哭咧咧鬧有喫，
 哭哭咧咧鬧有穿！
 老九他自己呢，
 他也就說不上『自己有病自己知』，
 他還是照樣的拉！拉！拉！
 拉完勒咳嗽，咳嗽完勒拉！
 這樣兒一天天地下去，
 他的小模樣兒早就變成勒鬼樣啦！
 到勒去年冬天的一天，
 呵，天氣可是真冷，
 我看見他身上還穿着那件稀破六爛的棉

襖，坐在中籤箕上凍得牙打牙，
 我說『老九，
 你又有病，天又冷，
 這棉襖可是太單寒，
 不如給他添添棉花就好多啦。』
 他說『唉！那摸錢去？
 是你老六送我嗎？』
 說着他掉勒幾滴眼淚，
 可又接着說：
 『天氣快要暖和啦，
 一到打春，我身子就可以好多啦。』
 不想今年不比得往年，
 春是打啦，
 天氣是暖和啦，
 他病可是一點兒點兒重；
 病雖是一點兒點兒重，
 車可還是要他 天天的拉，
 他拉着拉着，
 拉完勒咳嗽，咳嗽完勒拉，
 直拉到躺在炕上爬不起，
 這已是離死不過兩三天啦！
 聽說他死的那一天，
 早上還挨勒他媳婦兒一頓罵；
 趕到他真斷了氣，
 他媽的可又天兒啊地兒啊的哭起活兒來
 啦

——這且不去管，
 反正她就是這麼一路貨！
 可不知道後事是怎麼辦的？
 一個狗碰頭，
 是我們街坊攢的公益兒；
 裝裹也就說不到，
 那件稀破六爛的硬棉襖，
 就給他穿勒去，
 一根唆桿煙袋，
 還是他小女孩想起來勒給他殉勒葬，
 這樣就是過勒他這一輩子，
 這樣就報答勒他一輩子的奔忙啦！
 一九二五，九，一六，北京。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魯彥譯

希臘的醫學創源於名為阿斯克萊片奧儒 (asklepio) 的阿斯克萊片奧的那些神廟裏。
 看守神廟的祭師門，據他們自己說，是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但是那種祭師門不能單做祭師的事情。因為既然說他們的祖宗是醫神，他們當然也須是醫病的祭師。因此他們也從事於醫治，裝出他們在給阿斯克萊片奧的預備似的。他們常常和病人在一起，漸漸進步起來，他們的神廟不久成了研究所，醫學便因了熟練和經驗漸漸在那裏形成。

這所謂「研究所」，並不是一「學校」的研究所，因為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並不會設立醫科大學。在最初的時候，他們想專利，還保守着他們的知識，只傳授給他們自己的兒子，把牠當做神的祕密，對於平常的人是不肯傳授的。因此他們的後代只是慢慢的在家裏學醫，醫業的專賣權全在他們的手裏。

但雖然這樣，在醫生希坡克臘安（Hippocrate）約生於紀元前四百六十年）之前早已有些不是祭司的人加入於這種不公開的會裏，而且偷了一點醫學出來。更進一層，祭司們自己也常常到廟外去醫病。這，希坡克臘安已經證明了。因為他雖然屬於珂鎖（Cos）島上的醫病的祭司們，他却常常遊歷去，在希臘各地實試他的醫術。最後，阿斯克萊片奧後代也收受外面的學生了。然而那些阿斯克萊片奧仍是醫學的中心點，那些苦惱的患病的羣衆永是擁擠着，到那裏去求醫，不會停止過。

倘若我們要知道那些祭司們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們只要幻想地把我們自己放到一個最著名的，愛片達羅的阿斯克萊片奧裏面去。開始於二十年前（按此文作於一九〇二年），在Cavadias先生手中得到成功的古蹟搜掘，可以使我們明白，這在古時是怎麼樣的，那些古作家和碑銘也能告訴我們，這在那裏是怎樣

做法的。（原註：Verocutio博士在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的考古學評論中說：「視醫病的祭司所做的為幻術，視醫病的祭司為偽醫是錯誤的。他們施手術時幾乎是十分的忠心，他們的治療法大部分是合理的，科學的。」我從他的作品中取得許多關於阿斯克萊片奧的醫治的報告。）

愛片達羅的阿斯克萊片奧建立在一個小山上。同別的希臘的神廟一樣，並不是祇有一種建築物，神廟不過是有許多建築物的神的領土之一片罷了。牠的邊界是聖樹林所形成，聖樹林的外邊有許多岩石分開界限。誰走進這界限，便已到了神的界內，便須服從他的命令。他絕不允許一個女人在他那裏生產或病人在他那裏死亡。這並不是因為他怕生和死，是因為生和死不潔淨的緣故。

在阿斯克萊片奧中有好幾個地方。第一主要的是阿斯克萊片奧的神殿。什麼時候都有許多朝山的人到那裏去，有病的和無病的，愛遊覽的或有所祈求的，觀光的或誠虔的，但最多的還是被誠虔，信仰和肉體的苦痛所引來的人。每五年在那神廟裏有一次有名的大節期；這正開始在伊斯鐵米競技（Isthmian）希臘人的一種神祭）後九天。由各處去看伊斯鐵米技的成羣的希臘人，隨後就有大部分的到愛片達羅來。因此朝山的人羣是很可驚異的，裏

面還加入了販子，竊賊和各種各樣的人的陪伴者。

在神殿中，到處都躺着或掛着無數的治愈者的感謝紀念物：刻着字的大理石碑，石膏，銀子，金子做的治愈的肢體，如手，足，眼睛，腿，胸等等，尤其令人驚羨，令人細讀的是些寫在很大的大理石碑上的神所做的奇蹟。保沙尼奧說在他那時有人看見過六個那種的碑，現在Cavadias有幸運，找到了其中兩個碑的重要的碎片。那上面有這樣的表題：「阿坡羅和阿斯克萊片奧之醫」。

這一神殿雖這樣有名，牠的內部却是很小：正面只有十三米突，邊旁二十一米突。但是牠有豐富的裝飾，彫像，陽文的彫刻品。一層金和象牙蓋着神的全身，形成他的面，肢體，衣服，這有名的神殿的建築——我們因碑文而知道——開始於紀元前第四世紀開始的二十五年中，恰巧繼續了四年八個月又十天，建築費約在十萬Drakmo（希臘錢名，約合中國五毛）以上。若是我們把這和Drakmo一天的建築師的工資一比，我們就會明白這數目的重要。那時的祭司，或不如說是阿斯克萊片奧的財寶，要化費建築師的十萬元以上的價值。

因為希臘人不在神殿裏面作血食的祭獻，所以這個愛片達羅的主要祭壇站在阿斯克萊片

奧的神殿稍遠的地方。後來人家找到祭壇的基礎，發見牠非常的大。所以很大的緣故，是因爲從前大朝山的時候要殺許多牲畜崇揚以神，希冀神的救援。

神殿的近處是病人的寢室。因爲阿斯克萊片奧在這裏面醫病，牠在幾種非主要的建築物中便成爲最必需的地方。我們現在甚至知道有兩個相靠着的寢室了，第二個建築於舊寢室後幾百年，似乎是因爲舊的容不下病人的緣故。這兩處都是廊房，八米突深；正面飾着柱子；三面圍着牆；又一排柱子在中間把牠們分開。

在阿斯克萊片奧中還有一所白色的大理石的圓屋，裏面兩排柱子支撐着，鋪着極美麗的石料（原註：也許這底下是聖泉。在那裏還有一個泉水，牠的遺蹟我們現在雖然一點也找不到，但據一位希臘的作者所說，那蓋在泉水上的屋頂和其全屋的裝飾是可驚的。至於牧師們自己當然在神廟中有他們自己的屋的。——一個劇場，牠的各部分的均勻和建築線的調和，使古人和今人驚羨，——一個有山門的體操場，——一個阿爾台米斯女神的神殿，——一個阿弗羅諾台的神殿。——羅馬的皇帝安妥尼儒（Antonino）在這些建築物之外，又加上些別的，如希該阿的浴堂和祈禱室等。——最後在聖樹林中，彷彿撒種子似的散着許多，像柱子，有彫刻的石頭，小建築物，這些東西使這

地方增加許多美麗，牽引病人的眼光，感動病人的精神。

我們知道的，阿斯克萊片奧怎樣的醫治。

第一，這裏有一篇談諸文，希臘作家阿呂斯安法儒（Aristofano，約生于紀元前四百四十四年）帶着向來的不恭敬態度所作。在他的拍路安（Pluto）的喜劇裏，他幻想出一個名爲嘿來米虜（Hemilio）的雅典人遇到財富之神拍路安，要引他到自己的家裏去。但是拍路安是一個瞎子，必須請求阿斯克萊片奧使他的眼光回復。於是他到雅典的阿斯克萊片奧使他的了。嘿來米虜的奴隸卡呂奧儒（Karlino）用下面的話講這一幕醫病的事情給他的主婦聽。

卡呂奧儒：快點，快點拿酒，主婦，你也喝，因爲你喜歡喝；我爲你帶來了所有的幸福哩。

主婦：幸福在那裏？

卡呂奧儒：在我的話裏，你會看見的。

主婦：講那事！唔，你講！

卡呂奧儒：聽着，我立刻從腳至頭的都講給你聽了。

主婦：哈！不要丟一點什麼到我的頭上來！

卡呂奧儒：連你的幸福也不嗎？

主婦：不，不，凡使人傷心的都不。

卡呂奧儒：當我們走到了神廟的旁邊，和我們那時不幸的，現在幸福的，極幸福的病人，我們就先引他到海裏去洗浴。

主婦：老年人在冷的海水中洗浴，實是奇特的幸福！

卡呂奧儒：隨後我們便走進神殿。當我們在祭壇上放糕和各種犧牲的時候，當善吞的海法夷斯安（原註：此處係指火，因海法夷斯安即火神也）收受極清潔的粉糕的時候，我們照例的讓拍路安躺了，我們爲我們自己做草葉的床。

主婦：還有同來求神的嗎？

卡呂奧儒：有的。最初是耐奧克李陀（原註：Neoklido是雅典演說家，阿呂斯安法儒答責他偷竊和背誓。我們不要忘記，阿呂斯安法儒的喜劇是政治的，牠常攻擊反對方面的政治家。）他瞎着眼，比亮子還會偷東西；隨後又有許多生各種病的人。人家把燈熄了，牧師要我們睡覺，命令說，若是我們聽見什麼聲響，不要做聲。於是我們便靜靜的躺着了。但是我睡不熟；我的思想被在一個老婦人頭後的一甌粥佔住了。我非常的想溜到那邊去。但當我抬起頭來，我忽然看見一個牧師從神桌上拿去了糕和無花菓；隨後他又到各處的祭壇旁去，把在祭壇上的糕獻了一獻神放在袋裏。於是我決定模倣這種虔敬的例，去拿粥吃了。

主婦：你不怕神的來到嗎？

卡呂奧儒：是的，我怕頭上帶着花冠的神比我先拿到粥飯；我想：「牧師怎麼樣，神也是怎麼樣的，」我發出一種聲響的時候，那個老婦人伸出一隻手來。於是我呼哨着，咬她的手，假裝着神蛇。她立刻拿開了手，縮進床裏，將頭蒙在被下，不再動了，我吞了一大半的粥，吃飽後便回到我所躺的地方。

主婦：神沒有來麼？

卡呂奧儒：他立刻就來了。當他站在我旁邊的時候，呵！可笑！我的膨脹的肚子大聲的吹出風來了。

主婦：自然，神對你發怒了？

卡呂奧儒：不；只有陪伴着他的稚鎖微微的紅了臉，柏那采阿閉上她的鼻孔，轉過身去……

主婦：不敬的人！

卡呂奧儒：於是我戰慄的躲在我的床裏。

阿斯克萊片奧一個一個的看了所有的病人，而且很細心的試驗他們；隨後一個奴隸在他的旁邊放下一個石臼，一個石杵和一隻小箱子。

主婦：石箱？

卡呂奧儒：不是石箱，

主婦：但你怎能看見這種種呢，光棍，若是你是躲藏着的？

卡呂奧儒：我的外衣上有好些破洞。他爲

耐奧李陀預備藥膏；他在臼內放了三個蒜頭，混和了一點無花菓和乳香椒的汁，搗了一椿，倒了一點醋。隨後他便翻出了耐奧李陀的眼臉，把藥放了進去，使他更痛得利害。耐奧李陀叫着，大叫着，從床上跳了起來想逃走，但是神笑着對他說：「且留在這裏，省得你在國家會議前背誓去。」

主婦：神聰明，愛我們的居城！

卡呂奧儒：隨後他走過來坐在拍路妥的旁邊，摸了又摸的摸他的頭，拿着很乾淨的布，揩他的眼臉。柏那采阿用紫色的面紗蒙上了拍路妥的頭和整個的面孔；隨後神呼哨了一聲，兩條很大的蛇就從神座裏急速的溜了出來。

主婦，呵！神呀！

卡呂奧儒：牠們柔軟的溜到面紗底下，我相信是在舐那眼臉。還不及你，主婦，喝十杯酒之久（原註：阿呂斯安法儒常咎責雅典的女人太會喝酒），柏路妥忽然起來。他看得見了！我喜歡得拍起手來，我喊醒了我的主人。神立刻就帶了蛇走進神座……

主婦：你的力多麼大呀，呵偉大的阿斯克萊片奧！

這有趣的一幕，爲阿呂斯安法儒幻想出來的，其中主要的部份和實在情形並沒有什麼分別的。的確，這位詩人所談諧的只是他的喜劇的讀者每天可以在雅典的阿斯克萊片奧儒中確證

的事情。談諧文原也是真實的肖像，牠在我們是很合宜，很有價值的文章。

現在我們且再講愛片達羅的阿斯克萊片奧儒罷。

病人不能立刻就得到進廟的允許；必須先在外面的屋內住一住。因爲在阿斯克萊片奧儒的入口處刻着這幾個字：「要進廟的須有清潔的靈魂」要使病人清潔，他們就給他洗澡，拭擦，搽塗或蒸氣沐。

隨後病人須有所犧牲，因爲他將有求於神，犧牲可以得神的恩寵。近時所發現的碑文告訴我們說，那些最富的人的犧牲是一只牛，一只雞（原註：我們知道，Sokriso 快要死的時候曾還嘻笑的對他的朋友說，他欠阿斯克萊片奧一只雞），一蒲謝虜（buselo，約合中國三斗五升）大麥，半蒲謝虜小麥和酒。致祭時，牧師讀禱詞，病人覆讀。禱詞常和着音樂一起唱，拍拉安儒（Platono）曾說（原註：碑文也是這樣說），歌者爲這個愛片達羅的神廟所雇用。

於是真正的醫治開始了，要使病人有和神接近的價值，他們就強制他漸漸的斷食。加萊阿儒（Galeano），希臘名醫，紀元前一三〇〇—二〇〇年）曾說過，有許多人十五天沒有吃東西。（原註：Vorcoutre 君說，這種命令很合治療法；先限制病人的飲食原是醫術的一種

普通規則。

最後病人便躺在寢室裏，希望阿斯克萊片與在夢中指示他可用的方法，或自己醫治他。他須在那裏躺過全夜，他也可以須躺幾夜便躺幾夜。牧師把燈滅了，除了神像前的一盞，命令說，大家都須睡熟去。在如完全黑暗的地方，在宗教的靜寂中，病痛的人立刻就睡熟了，這時，這深信的，為復原的思想所佔據着的病人差不多完全做夢了，這些夢恰和他的思想相聯系。於是他便夢及醫治的方法。他的整個思想都是在阿斯克萊片與身上，他便相信他看見了阿斯克萊片與自己。

病人甚至不曾睡熟也能看見，聽見，因為在寢室裏是常有幻覺的。前面所講的愛片達羅的碑文「阿坡孺孺和可斯克萊片與之醫」供給我們幾個例子：

「跛子尼卡孺羅——這個人躺在寢室裏還沒有睡熟，當一個孩子偷着他的杖跑走的時候。尼卡孺羅起身追去。從那時起，他的足好了。」

「一匹狗醫治一個阿夷該諾 (Ajigino) 地方的童子——這個童子的頭頸腫脹。他到神這裏來。他還沒有睡熟，一匹狗從廟裏出來用舌頭醫他，把他醫好了。」

「脚風病者」這個人不要做夢。當他走路時一只鵝咬了他的脚。他出了許多血。脚就

了。」

希臘的雄辯家阿呂斯替陀 (Aristido) 因患一種神經病，從這一個阿斯克萊片與儒到那一個阿斯克萊片與儒的去求藥走了十三年，直至阿斯克萊片與，自然為他的固執所感動，最後還了他的健康。他講到他的朝山和在神旁邊睡覺的事情，有許多時候可講。他說，他常常在恍惚的時候看見神，幾乎要觸摸他，渴望地聽他說話，怕他走得太早。

並非人人能看見阿斯克萊片與，在臘丁詩人拍老安 (紀元前一五四—一八四) 所作的喜劇「米象」中，有一個角色離開神廟訴苦說，神不注意他，不允使他康健。

那些為神所寵視得到神的勸告的，在第二天早上便把夢中所見的和神所命令的醫治方法告訴牧師。牧師便為他們預備，完成阿斯克萊片與的旨意。

那些藥以沒有危險為最多，但有時却也用很有力的。例如放許多血，嘔劑，瀉劑，甚至毒芹 (原註：的確，希臘的毒芹——Cikuto——似乎和我們不完全相同，然而牠畢竟能夠殺人，若是誰喝了足夠的分量。人家曾用牠執行該死者的死刑過)，不易用的毒藥。雖然古代的文書供給我們的報告不多，但阿斯克萊片與後代的醫治法多分是不錯的。因為他們不斷的看護

病人，得到了很大的熟練；復次，他們對於醫治的趣味愈久愈大；最後，在古醫學中一定有許多方子是從阿斯克萊片與儒的古文書中抄出來的。

阿斯克萊片與後代也從事於衛生學。

阿斯克萊片與常勸人家作肉體的運動，如打獵，騎馬，體操和擊劍等。對於有精神病的，他命令他們去看喜歡看的東西，去聽音樂或和諧的歌唱。從馬爾珂阿來李奧 (Marco Aurelio 羅馬皇帝，紀元後一二一—一八〇) 那裏——他是自己醫治，阿斯克萊片與便他復原的——我們知道除了騎馬以外，神還命他赤着脚走路，洗水浴。我們記着，這個愛片達羅的神廟原是有劇場，操場和澡堂的。

那些被醫愈的人常立一個大理石碑，在上面刻着自己的病痛。他們又對神作宗教的祭獻，捐助藝術的著作，或金錢銀錢——他們常把這種錢丟在泉裏，但是牧師們自然很小心地把牠們從水裏拿了出來。 (本節克)

守舊與逐流

(碎瓦之五)

孔 炤

中國人之守舊久已深為他人所竊笑，而且久已深為自己所警戒的了。我不是想守舊，也不是想為守舊者辯護，我覺得近來大多數人之因欲革新而變為逐流，實在並不比守舊較勝

呢。

我初在上海登陸時，見中國很多穿西服的，覺得是好現象。別的不說，穿長袍伸不開脚步，上階下階或在濕地行走時必提起後甲，這種麻煩總可沒有了，雖然西服也有別的缺點的。後來見所有西服都是精美的材料做的，這種材料不是多數法國人所能享用的。在中國以為西裝是漂亮的別名，而且誤以為所有外國人都是這樣漂亮的，於是穿起西裝除拿照相機或洋裝書以外如紙包之類都不屑拿了。不但如此，幾乎一切舊式的長袍也用這種材料，至於馬褂簡直非所謂「禮服呢」不可。這種材料都是外國來的。我們自然可以贊美用這種材料做衣的人之能虛心吸收外來文明，然而我們試想，他們都是覺得西服之較長袍為便而穿的呢？他們都是覺得呢絨較綢緞為美觀禦寒而耐用嗎？我敢說未必。過了一年半年，大家都穿綢緞時，就會疑心綢緞較呢絨為美觀禦寒而耐用了。他們除順水推舟的學時髦以外還有什麼呢！你看，以「香」煙之有惡臭，幾乎人口一支；在街上常見的脂粉塗面三寸小脚的女子儘去守他的舊就是了，偏搖擺擺的也要啣了香煙來表示他的時髦。鴉片初輸入中國時，吸的人何嘗不可稱為務新呢？到現在，反對吸鴉片者不算是守舊了。只是我不想人吃狗矢，倘若我寫一塊招牌，寫着「美味狗矢」，而且在雜

誌上做一篇文章，題目是「新發明的吃狗矢法」，說明狗矢放糖，味極鮮美，因為糖與矢起化學作用後就成一種質素，為無論什麼東西所沒有的。這是「科學方法」，是美國哀皮西地所發明的，這樣且看不吃狗矢風靡一時？（我是很尊重科學方法的，但用之改善狗矢，或者有人要說這是有失尊嚴，所以專誠在這裏道罪。）

可憐的我們中國人大體沒有基本智識，對於日常的事物不能發生疑問而求革新。萬一的看到別人的方法了，又因為沒有智識來判別好壞，所以只得守舊了。然而我們的守舊是深為他人所竊笑而且深為自己所警戒的，所以除懶的人甘心以守舊自認外，大多數人竭力留意時式，看到就模仿，甚至聽到就模仿。他們只要耳朵浮在水面上，聽到什麼「口號」就把什麼傳過去，這就是一生吃着不盡的寶庫，而且從此成為適應時代潮流的人物了。

紹興看戲的人常很擁擠，據說，那時，最好雙腳提起，讓人擠來擠去，這樣不會受苦，而且要出去的時候可以這樣擠到寬空的地方去的。未必是紹興看戲的人傳受的，現在適應世界潮流的人物也廣用這雙腳提起法了。

新潮流這名詞實在最意味的了。適應潮流者自己決不是潮流本身又不是鬪潮的船，這在適應一詞上已明說的了。然而適應潮流者是

什麼呢？我現在知道了，他們是擱在沙灘上的死貓死狗與爛污，趁潮水來時一齊滾去，於是水靡一時，洋洋得意的相信自己就是潮流了。更巧妙的，聽到罵聲，不去認錯，也不抗爭，但立刻同樣的罵起來，而且索性鑽到旗底下幫着罵，所以世間的罵聲愈緊而敵人愈不可見了。這又是一種新潮流。

至於守舊者本來可以不要捲在潮流之內了，然而也有的，不過是另一潮流罷了。他們無力革新又無意雙腳提起，只得勉強搜索舊之應該存在的理由，以攻擊時俗。這是大家明白的，他們因為沒有基本智識而不能革新的，還能說出應該守舊的理由而無誤嗎？時俗是盲從的，固然有所不當，然而他們能說出不當的理由而無誤嗎？

自以為聰明的人以思想學術等一切比巴黎女子的時裝，以為新的久了，舊的又是新的了。於是他提倡「復古」的一種「新潮流」，他也想做做新人物了。天下真有這許多低能兒來跟了這潮流滾，他們原以為時俗之雙腳提起為可笑，不知不覺的他們自己也在守舊或復古的人羣中雙腳提起了。

總之，沒有智識的人沒有能力去判斷事物的是非，只得借新舊的形容詞來鬼混，這是無足怪而且很可憐的。

大家喜歡以外國作比，我也來說說外國。

中國所有的學校及書籍與外國一樣的多嗎？他們結社以討論辦學與著書，著書以研究結社與辦學，辦學以練習著書與結社，其包括之廣與分析之微為中國人所能及的嗎？現在常聽到中國無望的話，我以為倘若已經辦學幾十年，著書幾十本，而覺他半生的苦心毫無結果，證明中國人之不可教誨，於是提起嗓子罵人，似乎還可原諒。然而現在呢？現在是初學話的小孩罵初學步的小孩不會走罷了。（我常常是初學話的，然而我不承認是在罵人）。我知道這種罵聲是愈逼人守舊或逐流的。

茄楠香

湯鍾瑤

在茄楠香的香氣中，
我默想那雲煙一般的往事。
一切都祇是非常茫渺，異樣朦朧，
但也有多少近乎分明可憶的影子。
我便將這些難以磨滅的舊痕，
永遠地鐫在我心坎兒的深處。
也有些兒舊夢重溫的詩句。

這便是我盪漾着人生的小艇，
在碧澄澄的世海中往來追逐。
雖然算不得幾多明媚的勝景，

但使溶溶月色，閃爍着萬疊銀波，
也算是人生得意欣賞的生之娛樂了。

雨夕

蹇先艾

我宛如在山澗
輕霧瀾漫裏，
濛濛的掩住了，
什麼都看不分明。
臆前的燈光中，
晶白的雨絲搖顫着，
紛紛投落到陰森的地上。

如此蕭寥的庭院，
我微微戰慄——
聽淅淅的水聲悽動，
流過了長階，流過了花陰。

一九二五，七月。

關於波都安

凱明先生：

頃見語絲四十一期尊譯波都安文，記得他是一個瑞士人（法瑞士），並不是法國人。雖不能十分斷定，大致差不多，却是也許是與安

斯坦一類的。自從他那本暗示與自暗示的英譯本出現，紙貴洛陽，這兩三年內他的著作譯成英文的，還有——

Studies in Psychoanalysis,
Tolstoy the Teacher,
Power within us,
Psychoanalysis and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studies 等，或者其中還有些可以使你喜歡的。他雖說「心理分析」，却不是弗羅乙德的嫡派。他是要合催眠術的暗示與心理分析而一之的。（心理分析排斥催眠術，並不是不用暗示，但普通則說是不用暗示。）他重所謂自暗示，重想像，重自己以為之力，與那以自暗示法有名的方士率威（Cone）老頭兒頗有些瓜葛，所謂新昂西（Nancy）派者也。

八月三十一日，張崧年白。

關於天罡的聲明

在第四五期答少全君的信裏，我曾說，「我想還是去拏天罡要緊，……」但手民先生誤將「想」字漏排，以致意義不很明瞭，好像我不安分地還想去拏軍閥，所以特此訂正。
九月二十二日，凱明。